

#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

---

東方文庫第五十三種

社 館  
編 發  
印 行

象現靈心與術眠催

# 目次

催眠說	一
中國催眠術	九
動物與催眠術	三一
心靈研究之進境	三五
論心理交通	四九
夢中心靈之交通	六五
失念術	七五
一、正式的失念術	
二、變式的失念術	

# 催眠說

梁宗鼎著

幼年讀列子，即聞化人之名，云能變物之形，易人之性，心竊異之，然絕未措意也。自入校後，又聞有所謂催眠術者，能偵探案情，治療疾病，益奇其說。同學中有東西渡而從事此科之習學者，余則不憚道路之遙，每以函電向其諮詢討論，更購書報研求。歷日既久，不期對於此科，亦稍有領悟。惟鼎礦界人也，於斯道，僅能言其概，凡深邃學理，自仍待專家之闡明，讀者可得而矜宥之乎？（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四夜，與數友觀陳維新演催眠術於廣州，同人奇之，趣余言其理，此稿即當時之一夕話也。）

催眠學，英名『哈普努剔斯姆』(Hypnotism)，由希臘『睡眠』二字之轉變，故日人譯作催眠，即列子中化人之義。此科計分兩種：一曰催眠學，一曰催眠術。術不足貴，所貴者，厥為催眠學。

催眠術，我國列子中既已述及，在歐洲亦久發明。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前，猶太波斯間，盛行魔術，實不外利用一種催眠之狀態而已。當中世紀之末葉，研究者日益衆，有主張天人合一之說，有倡心理交通者，今之催眠學術，實濫觴於此。其後諸家輩出，聚訟紛紜，能各樹一幟。得為研究之助者，大別之得為三派：即『動物磁氣派』、『生理學派』及『心理學派』是也。十五年前，日本習此術者，不過一二人；今請觀其國，則此術已認為獨立之科學矣；回顧吾國，能不悲哉？

催眠術中之最切要者，即『暗示』(Suggestion)與『默契』(Rapport)二字。何為暗示？暗示者，即術者對於被術者所司之命令也；例如有持杖之人而請催眠，術者若曰，汝持蛇於手，何不畏乎？則被術者立呈一可怖之狀，而拋杖於遠方；此『汝

……乎」一語，即司術者所行之暗示也。而被術者，當此之時，皆唯術者之命是聽，此外之一切命令，則絕對不從；由此觀之，則二者之間，必有一密切之關係在矣；茲即名此關係曰『默契』。而催眠學，即所以研究此『暗示』與『默契』之原理之科學者也。

嘗聞日本人呼變戲法者，亦曰催眠術；蓋取其能使人看朱成碧；此實非催眠術，不過如黑氏天演論中所說之赤員堅一，視神經一時所起之錯覺幻覺而已；若催眠術，實另有真正之學理在焉。

催眠既稱之曰術，故各家所用之方法，自必不同。有以『心理的方法』單利用指示，而誘起人之催眠狀態。例如突語婦人曰，汝顏赤；其時彼婦人並未有此現象，然聞言之餘，不期暈上雙渦矣；又如對小兒以惡色，則必號啕大哭；又如男女相悅，則眉目能語；凡此種種，類皆心理作用，雖未達睡眠之程度，然亦其初階也。

催眠術中，若單用心理上之指示，常不及佐以刺激為佳；故『生理之方法』應時

而起。普通分之爲三大種如左：

(一) 觸覺，

(二) 聽覺，

(三) 視覺。

『觸覺方法』行之已久，於催眠術上，頗佔勢力。其方法，即以手與被術者身體上之一部分，作不斷之接觸，使被術者，凝集注意，雜念消除，腦中之血減清，此時再佐以暗示，則被術者，不久即入睡鄉，聽術者之指揮矣。猶憶八年前，吾友某君，由東返國，余叩以催眠術，翌晨，友導余至一靜室，互相席地對坐，友以兩手向余之目前，或上或下，反覆至數十百次，友徐曰：『視余』又曰：『去汝之雜念』繼又曰：『君之眼已倦了，眼閉了，已不能開了，今很好睡了』等等之暗示，行之數次，而終不能催余入眠；蓋余之期望心太切，雜念龐至，並存有反信之心。故催眠學上有曰：『自發的精神，與暗示感受性，常成反比例』。蓋雜念及反對觀念盛時，斷不能惹起催眠之狀。

態者也。

『聽覺方法』甚易領悟，學校中發見尤多。聆不善教授法之教習講解，生徒每每自然入寐；天氣和暖時，極易表現。故近來催眠家，有溫體之一法；吾儕聽無味之演說時，亦然。故創『動物磁氣說』之米斯米魯氏，曾以奏音樂之法則，而使人睡眠，卽其理也。

他若以光以鏡，而催人入眠者，無非利用『視覺之方法』也。西人普佗氏，有凝視之一法，卽使人凝視一物體，而迫入睡鄉。吾國亦有懸紅絲於帳中，而促進睡眠，及臥時多讀說部，則易入睡鄉之說，信不誣也。

此外法則尙多，有徒恃手術，有佐以機械，電力，藥品，令人睡眠者，更有學術精深，能一望卽可使被術者，達催眠之狀態也，茲限篇幅，不暇細述，讀者諒之。

凡人既受催眠，一切知覺，均難自主，腦經頗易損傷，是必非於一短時間後，令其恢復原形不可。然其醒覺之方法若何？試請述之。吾人夜臥晨興，咸出自然，故被術



者縱不加以法則，亦可望其自醒；但實際上，因防起生理上之障礙起見，輒施以一種方法，而使人醒覺。其所施之方法唯何？質言之，不外乎心理的與生理的也。此兩者之區別，亦如術中之所論，即對於被術者，施以相當之暗示耳。『君已睡覺許久，……今醒罷，……請醒』或『君請好睡，……睡至余喚汝時再醒』等，均能如約而行，毫無困難；此所謂利用心理作用者也。若就生理方面而言，則刺激聽覺，實爲第一要義；彈指，拍手，發聲，鼓風，溫體等，均其要件。然據作者之意，以生理刺激，終不及以心理方法，使人醒覺爲妥善；蓋被術者，往往因過度之刺激，或其他不適當之法，則醒後發生頭痛，神經病，及疲倦恍惚等症；但精深老練之催眠家，能於醒覺之前，預施以安全之暗示，如『君之眼已不倦了，……神清氣爽，仍如尋常，……今請醒罷』等，亦決未聞醒覺後，有些微之痛苦也。

催眠術，今既說其大概矣。然此術，何以能令被術者就此催眠之範圍，似尙欠翔實；故不得不請畢其說焉。夫人之身體，有如機器，五覺七情，知識運動，各有專司管

理耳壞則聾，目傷則盲，四肢病，則不能動作，腦海傷，則靈性損失，彼癡者，乃腦筋受重傷之人也。蓋人體各部之運動，均唯此腦是主；人之有腦，猶美洲各工廠（指多數而言）之有尼和加拉瀑布，美洲無此瀑布，則美洲各工廠之運動停，人如無此腦，則人之靈性失矣；大矣哉此腦乎！

夫腦者，留聲機也，其灰質，即蠟盤也；凡事物印入後，擦之可再發現。昔人言腦灰質廣而富有摺紋者，能強記焉。而此一腦之中，又有大小之別，大腦中更有兩筋，西人稱之曰『二我筋』，一爲『天君筋』，一爲『善惡筋』，即宋儒所謂天理人欲之二我也；此兩筋，恆爭起落，每構成種種之思潮云。

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平旦之時，清夜之際，惡念不起；學者由此研求，確知人之初生，腦中祇有天君一筋，故僅知啼哭，而不知其他；迨生長數月，善惡筋，即漸次發生，由是小兒亦漸知好惡喜怒矣。他若清夜平旦，適人身疲倦之時，腦海較在他時爲潔淨，善惡筋多不用事，此際握全身之樞要者，實惟天君一筋，其所發之命令，各部分奉

之若神明；催眠家即利用此筋，間接司令，以致鉤深索隱，治療疾病，厥功豈鮮也哉！腦中之善惡筋，既極靈敏，故觸之最易發炎；當其發炎急烈時，恒奪人之常性；我國性理家，常言克慾，蓋即指克制此筋而言也。此筋發現之病，更有輕重之分；輕稱『歉病』，重稱『炎病』。人之觀念上，見有可欲而不能得者，歉病緣之而生；凡不義之事，偷竊之行，皆是病之所使也。其重者，則發為炎病；當此病至時，則耳為之蔽，目為之昏，凡姦淫搶奪之事，無所不為，斯時祇知聲色貨利，並不知有所謂廉恥道德矣，塵世苦海，多因此而來。催眠家，即專研究此筋，克制此筋，誘起天君，利用天君。拋如許之光陰，費幾多之腦力，苦心孤詣，以構成此不可思議之學科，增二十世紀之榮光，促學問界之進步，不亦盛歟？世之有志於催眠學術者，讀斯篇，其亦得以稍悟矣乎？

# 中國催眠術

盧可封著

## 前提

論理學前提不清，則歸宿不明；予草此編，爲應日本催眠術協會考試而作，以就正於大雅；故其言但求簡括，不解催眠術者讀之，自難領會，是前提不清，而欲求歸宿之明了難矣；謹略述催眠大要如下。若學理法術之詳述，予將別著誠明論（亦名儒者催眠術）以發之，此編所未暇及也。

催眠術者，以術致人於眠之謂也；其法或用言語，或用手技；眠之狀，恍惚迷離，昏

然似睡而非睡；眠有深淺之序，曰薄眠，曰熟眠，曰深眠。

薄眠者，但覺精神恍惚，身軀浮蕩，耳中尙聞四圍聲響，醒後亦能記憶；惟術者有命，則不覺隨之而動，如命之舉手，則手不期而自舉，命之投足，則足不期而自投焉。熟眠者，較薄眠爲深，昏然如睡，耳中除術者之言，鮮能聞知，醒後只能記憶多少；施術者命之動，則不能止，命之止，則不能動；錯覺，幻覺，已略能行，如示以帶而命之曰蛇，則果以爲蛇，現驚懼色，是曰錯覺；又如施術者命之曰，某在汝前，汝宜與之握手，則受術者果覺某之立其前，而爲握手之狀，是曰幻覺；總之，有物而錯認，謂之錯覺，無物而幻現，謂之幻覺。

深眠者，較熟眠更深，醒後全不記憶；錯覺，幻覺，感應更靈；其異有五：曰感覺敏銳，曰神遊，曰透視，曰默喻，曰化身。

感覺敏銳者，常人所不能視，不能聞之物，受術者皆能之；如置時表於二丈外，常人不能見者，亦能道其分秒，音叉之微音，常人所不能聞者，亦能聞之；又如以五

味分置五樽，用水開至極淡，常人所不能辨者，亦能嘗之而知若者酸若者苦也。神遊者，謂居於一室，能神游千里，將所見所聞，歷歷道出，而覆驗無訛，如受術者居於此室，命神遊彼室，道其中事物，悉皆中的；或名千里眼，或名天眼通，皆謂此也。透視者，用紙匣或木箱之類，盛物其中，而嚴密封固，置之受術者之前，問其中何物能一一道出。

默喻者，施術者與受術者心意相通，施者雖與受者隔別一室，而施者舉手，受者亦舉手，施者喜怒現於色，酸鹹觸於舌，則受者之心之色之舌，亦自覺如此，旁觀者可鑒貌知之。

化身者，如受術本爲小童，命之化爲老嫗，則龍鍾之態，惟肖唯妙；本爲一字不識之人，命之爲文豪，則揮毫落紙，皇皇大文；本爲訥不出口之人，命之爲雄辯家，則登壇演說，娓娓動人；欲其化作如何身分，莫不一言之下，變化莫測。

此種現象，人人可以行之，并非難事；予將搜集名家實例，及身所經歷者，別著催

眠實驗錄；篇幅較繁，未暇及也。

## 中國催眠學理概論

中國之有催眠術，其來甚古，素問所稱『祝由』，孔子所謂『巫醫』，皆上古藥物治療與催眠治療并行不悖之明證；後世趨重理論，而精神治療之學理，未能根據確鑿，遂流於神怪，不若藥物治療之能切脈按息，指定部位，抉發病源，足以起人信仰；而巫醫遂分道揚鑣，不相維繫，不可謂非退化之一事。然各國進化，莫不由此階級，非特中國爲然。吾人不能置身數千年之上，見其實狀，徒見今日文化，遂謂之進步；其進耶？其退耶？吾誠不敢爲極端之論斷也。

至於催眠學理，吾稽之古籍，見其所言，莫不本末兼備，體用無遺；惜其言之幽深微妙，士夫滑口讀過，不加深思，遂令瓊寶空藏，不顯於世，亦可悲矣！

今之言催眠者，莫不宗尙哲學，心理學矣，其言之深切著明，有過於大易，中庸，太

極圖說者乎？他姑勿論，且就其關於催眠術者言之。

易曰：『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』太極圖說曰：『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。』又曰：『無極之真，一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』又曰：『一氣交感，化生萬物，生生而變化無窮焉。』噫！是非今哲學者所稱道之一元二面論耶？所謂陰陽，卽精神形質之符號也，而賅括有加焉；所謂動靜，卽精神形質之作用也；曰妙合而凝者，陰陽妙合凝結，而不分離也；太極卽一元，陰陽卽二面；故曰陰陽一太極也。如此立論，固非二元論，唯物論，唯心論之偏執。按之催眠術，而後知神遊（千里眼）之非精神離形體而去，而身心平行說，精神波動說，乃有根據。先儒之論太極曰：『物物一太極。』西銘亦曰：『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』夫然，則宇宙間事物物皆出於一陰一陽之道，同爐而共治，故至誠之至，足以貫金石，儀鳳凰，而無所闕焉。此又物心平行論之至理也。循是理而催眠中之透視，默化，種種神妙之事，皆無不可通之理焉。



若夫心理之說，曰潛在精神說，曰預期作用說，曰暗示說，（暗示即施術者啓發受術者之言，此語原不妥協，吾於誠明論痛發之。）此皆今之學者所稱道也；然亦吾古人所嘗發揮者也。

書曰：『人心唯危，道心唯微，唯精唯一，允執厥中。』此儒者十六字心傳，亦即今之潛在精神說；其義又加深焉。所謂人心，即顯在精神，最易爲物慾所蔽，而窒其靈明，故曰危。道心則潛在精神，必須靜中養出端倪，故曰微。而必曰唯精唯一，允執厥中者，蓋惟精神專一，不偏不倚，而道心乃可以常存；即自己催眠之極致。予嘗執是理以催眠，實較他說爲正當；蓋催眠之非眠睡，在今之學者間，已成定論；故但當提起其精誠專一，無偏無倚之心，便自然入催眠狀態；吾於此只用言語啓發之曰：『專心聽吾言，』『誠心求病愈，』『靜，』『更靜，』『勿起妄念，誠心聽我，』如是反復數分鐘，便成恰好催眠狀態矣。

中庸曰：『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』此最正大之預期作用說也。受術者惟誠心而來，